

从呼兰河到南中国，

她飞扬过，挣扎过，直到坠落；

从一个男子到另一个男子，

她徘徊过，深爱过，直到一息尚存。

爱情与写作，她都如飞蛾扑火。

#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

萧红传

孙雯 著

那時  
我

那時  
我

那時  
我

我會盡這恨你的心的起點

那時  
我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

萧红传

孙雯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 / 孙雯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7914-4

I. ①我… II. ①孙… III. ①萧红（1911～1942）—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646 号

---

书 名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

---

著 者 孙 雯

责 任 编 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 苏 凤 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914-4

定 价 34.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民国·沉香女人系列



## 目 录

第一章 父亲的囚徒 001

第二章 倾城之恋 023

第三章 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 039

第四章 “大连丸”上 059

第五章 在萧军身后 071

第六章 春天 087

第七章 去国 115

第八章 败途 141

第九章 冷战 153

第十章 武汉七月 165

第十一章 匆匆临汾 179

第十二章 西安诀别 187

第十三章 新嫁娘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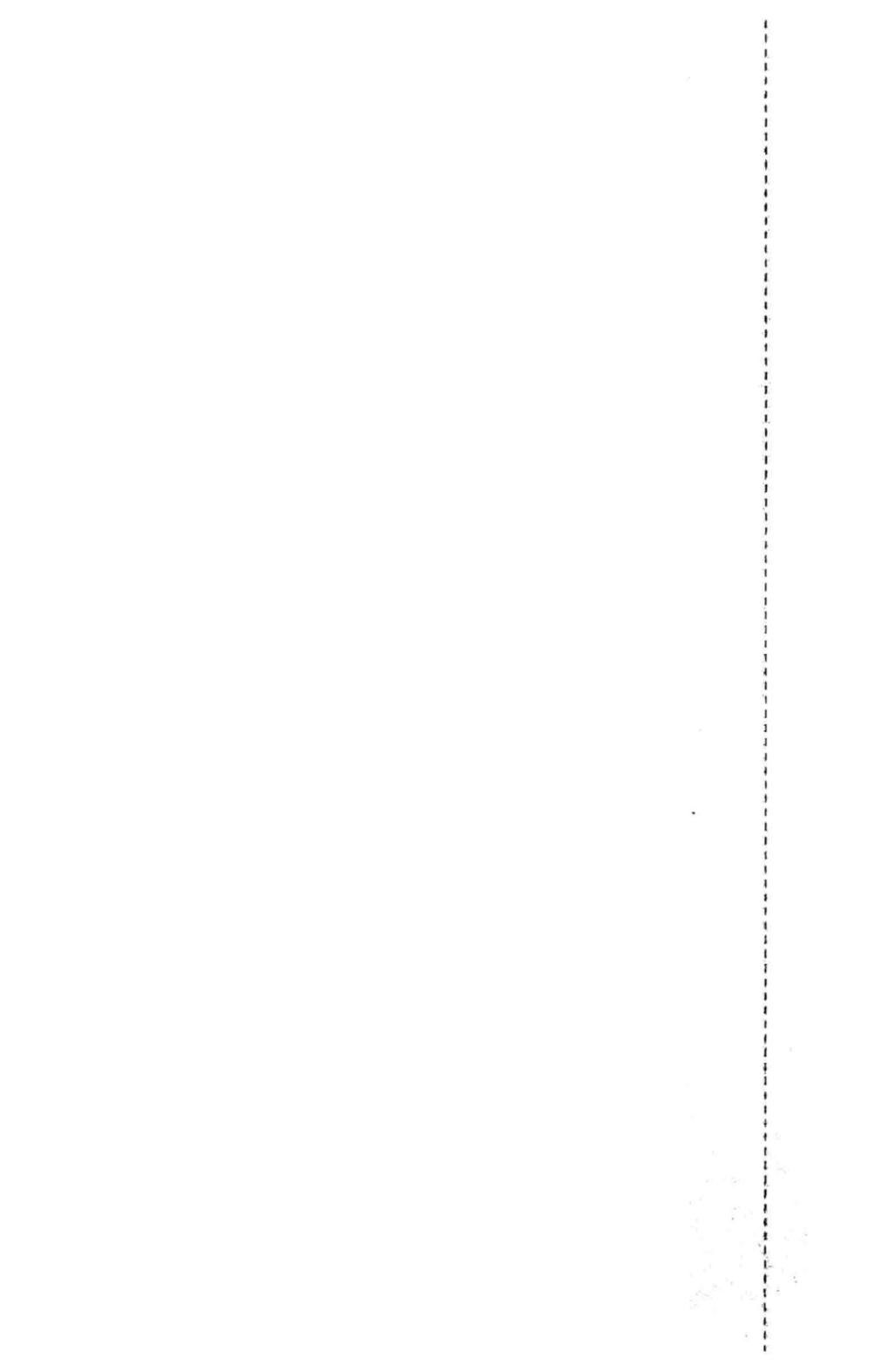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主妇生活 217

第十五章 命殒香江 237

第十六章 身后 259

Chapter 01 | 父亲的囚徒

第一章



那不是跟父亲的最后一场争吵。

五间大屋，早在一年前，就充溢着弹药的味道。每一次，父亲都走来走去，如同被激怒的猛兽，眼里泛着血红，他把那几句话在心里憋许久，蕴满怒气，而后，直杵着冲将出来——“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

劝了几次，亲戚朋友都缩回了头，闻声躲远。连原本权威的祖父也被挫了话锋，由高声转为嗫嚅。

大屋的土炕，成了她最初的牢狱，这牢狱由父亲一手搭建。

那一年，萧红十六岁。

她开始筹谋自己的逃离。

从1926年高小毕业，她已经在炕上躺了三个季节。这静默的对抗，除了积攒起自身病痛，并未激起父亲丝毫的同情。偶尔收到已升学的同学的来信：她们打网球，听英气逼人的男老师讲授学问，沉浸于新式学校的热闹。

这一切，与萧红全然无关，她只能困守于这小城的一隅。

大院里依然忙碌，忙着不同活计的有二伯、做饭的厨子、不断生育着孩子的后母梁氏，以及依然疼爱她的祖父。然而，她依旧觉得四周是空荡荡的，然而，空荡荡之中，却又拥堵着倾轧而来的愤懑。

##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

后花园照旧是丰收的时节，秋菜也已经下地，金灿灿，绿油油。蚂蚱、蛐蛐，跳跃于黄绿之间。

但这些，已失了原有的诱惑。萧红不再是那个在后花园疯跑的小女孩。五六岁时，她忙于在后花园中驱散祖父的寂寞，而这十五六岁的年纪，她只想以走出这个园子来驱散自己的寂寞。然而，她只能在这幢房舍间，被继续囚禁。四处望望，幼时所爱的大躺箱、朱砂瓶，座钟与孔雀翎，都令人生了厌。

“你懒死啦，不要脸的。”这是父亲的叫骂声，他与继母联了手，对女儿施以最庸俗的诅咒。而后，他受不了那个女儿倔强的回击，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

显然，他不明白，也不能容忍一个少女心中的郁积与不满。在他眼中，那只是懒惰！对一个女子而言，还有什么比懒惰更为可恨。

家中的长女就这么一直“睡着”，让在呼兰教育界也算呼风唤雨的父亲丢了面子，动手打她，已不止一次。

倒地的萧红总是执拗地爬起，这叫父亲受不了——说到底，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弱小、顺从的女儿，去践行他为她安排的所谓幸福生活。

可萧红不是，她总试图挑战父亲的尊严，直至把他的面子撕裂得血肉模糊。

近一年的苦挨，萧红知道，这样的“睡着”无法撼动父亲，最终，她对这个家庭耍了一点小聪明。

1927年的秋天，萧红升学了——来到哈尔滨读中学。这里是她苦苦追求的自由世界，也是父亲最为惧怕的“东方莫斯科”。

“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

在《镀金的学说》中，她仅用一句话写下了当年的转机，然而，

“骗术”为何？在她所有面世的作品中，找不到只字解释。

在后来的传言中，人们忍不住猜测，或许，萧红正是将以死相逼与屈服合二为一，才使得父亲暂时松手。

说起来，这“骗术”并无新意，街巷中的女子也时常为之。不同的是，寻常女子的以死相逼，多是为了在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中争得上风，有些耍泼的意思。而萧红则是为了更为形而上的理想生活，而且，她是动了真格的。

那一日，照旧的争吵。

萧红不再躺着不语，抑或回敬父亲一句“谁才不要脸？”她搬出了一位做了修女的同班同学，扬言那将是自己的归途。父亲心下一凉，但表面上照旧是疾风骤雨。一旁的祖父着了急。祖父知道，如果照以往说：“给她拿火车费，叫她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终归是徒劳的。年届八十的老人拿出了萧红一般的决绝，若父亲不放手，他就了了了自己的性命。

父亲大约从未料到这一出。

一老一小，假如一个出了家，一个没了命，这样的结局，远比让一个固执任性的女儿去哈尔滨读书要坏得多。

当时的情形如果真是如此，想来，父亲该是脸色灰白，连时而因被这个女儿惹怒而直竖起来的发丝都趴了下来。

也有人说，萧红答应了父亲为她物色的结婚对象，换得了父亲的放行。那位后来出现的汪恩甲，或许在此时就已经入了父亲的法眼。父亲对萧红的阻挠，未必不是源于他对一段门当户对婚姻的看好。毕竟，对于女儿，他还是了解的，一旦撒了手，他不能预知她将飞往何处。

父亲转身离去时，脚步里都充溢着怒气。他屈服了。同时，作为

##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

父亲的尊严也被摔得粉身碎骨。

这是萧红无数次逃离中的第一次。甚至，它为萧红短暂的一生渲染上基本的调子——

从此，她被囚禁于不同的男子，先是父亲，后是爱人。挣脱的苦心以及片刻自由的欢愉，最终，都被打入孤寂的寒凉。

## 二

1928年冬天，呼兰小城依旧被大雪覆盖。

雪一层一层堆覆，夹杂了烟囱里飘落的灰烬和世俗的气息，那原来的白，慢慢地，也就灰了。

酷冷的边地小城，街面上几乎没有行人，好动的孩子，也缩首埋进白雪后的堂屋。偶有卖馒头的老人走过，后脚掌缀满冰雪，步履维艰。

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却异常热闹。

十七岁的萧红订婚了。

这一婚约，自然是父亲做主，保媒的是六叔张廷献。父亲为离家一年的萧红找来另外一条绳索，那就是婚姻。

所幸，那个叫汪恩甲的男子，看上去还算顺眼。他家住哈尔滨顾

乡屯，其时，已从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在哈尔滨道外区基督教会创立的三育小学任教。

说起来，这桩婚事也是在两家知根知底的情况下确定的。

六叔张廷献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当年在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二人都在哈尔滨任职，交往甚密。而且，汪大澄在张廷献处见过萧红，这个沉静的女子，看上去端庄有礼，他也颇为满意。

对于订婚一事，萧红并未表现出极力的反对。且不管她在离家的当年，是否早已同意了这门婚事，若是只看眼前，这位汪公子总算识得诗书，也相貌堂堂。

订婚后，萧红与汪恩甲往来较为密切，除见面外，也常有通信交流。据说，萧红还给汪恩甲织过毛衣以表爱意。这段婚事，并无萧红想象的那般无趣，也并无世人想象的那般充满了父权的压制。

十几岁的女孩子，虽说叛逆，但对生活总是充满新奇。再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虽然不允许女学生随便与男性来往，但是，如果男方确系女生未婚夫，则网开一面。所以，校园里，不乏的是成双入对。订婚，亦是满足了小女子那不能说出的虚荣。

若是萧红就此收敛起叛逆的脾气，生活就此平顺，她与汪恩甲或许能做一对终老夫妻。

然而，对于萧红而言，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所给予的开放思潮与新式生活，远比眼前这个还看得上眼的男子更有魅力。因而，少女心思，哪能就此牵系于一人之身。

学校坐落于一处环境优雅的俄式住宅群中，老师们思想前卫，可读的书多了起来，她也开始尝试写作，并将那些小文发表于校刊，而且，

##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

她还有人生中的第一个笔名——悄吟，即为“悄悄地吟咏”。

在课外时间，萧红得以时常去野外写生，这所学校给了她一个对于绘画终生的梦想。

订婚时，萧红正在度寒假。假期未结束，祖父已经病重。

年初，萧红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而八十岁的祖父，却一天天变了模样。

祖父是这个家庭中唯一给予萧红温暖的男人。相比父亲给予的禁锢，祖父给了萧红一片开放自由的世界——那不仅仅是后花园里的花红柳绿，还有《千家诗》里的执着、浪漫，与一切的爱与失离。

“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

这是祖父留给萧红永生难忘的絮叨，绵软，却是有力的。

因为祖父，萧红对世界仅存的温暖与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同样因为祖父，在离家的经年岁月，她笔下描摹的始终是呼兰这片土地。

夏天了，祖父却不能如草木一样，在炙热的阳光下撑起绿阴。他终究还是没有撑住。

六月初，萧红在学校得知祖父病故的消息。匆忙赶回，还未踏入家门，便见白色幡杆高挂，空气里鼓噪着鼓手吹奏出的哀号。祖父安静地躺在床上，手是冰凉的。后花园一个童年的欢笑，从此，让他带走了。

祖父下葬的那天，后院的一树玫瑰正开得艳丽招摇。那花有多艳丽，萧红的心就有多凄绝。往年的六月，祖父蹲在菜地里拔草，萧红时常将红彤彤的玫瑰在祖父的帽檐上插满一圈，祖父并未察觉，只是会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外也怕

闻得到的。只有那时，祖母与父母都能开怀大笑，而萧红可以笑得在炕上打着滚。

就在三个月前，家里还大摆宴席，为祖父庆祝八十大寿。此时的父亲，已经是呼兰的教育局长。宴席上来了不少头面人物，他们撑起了父亲的面子。而对于祖父而言，这如同一场喧闹的回光返照，并未挽留他已然走向颓弱的生命。

1928年6月4日，由北京返回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迫使张学良签订了《满蒙新五路》条约，激起东北各界抗议。

11月，哈尔滨的学生走上街头，为衰弱的民族呐喊。萧红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她在散文《一条铁路的完成》中记叙了这个故事。

一场游行，如同一个仪式，将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风潮合二为一。热血与激情，一直隐匿于年轻人的身后，危亡关头，这些年轻的男女总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呐喊出历史的呼啸。

祖父离去，让萧红失去了在家庭中最后的庇护和精神支撑。仅剩下“冰冷和憎恶”。奔丧回来，她小心翼翼地收拾好旧忆，偶尔在内心痛哭一场，白日里，掩盖着伤痕，照旧生活。

如同萧红一样，东特女一中不少女学生有未婚夫，那些男子基本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读书。似乎，只有这样，他们看起来才更像比肩的一对儿。不知是为了迎合这样的风气，抑或是其他的原因，不久，已在三育小学执教的汪恩甲，也进入法政大学读夜校。

然而，这样的刻意，并没有让两人的情感更为牢靠。多数时间，萧红与汪恩甲，她读她的书，他教他的学。少女的芳心，当然不会因为一个与她订了婚的男子而收起探索世界的触角。

## 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

越来越多的公共活动，让萧红扩大了自己交往的圈子，从女子学校的单一性别世界中跳脱而出，并结识了一些校外的男生。相比较之下，在那样的时代，汪恩甲这样的青年，不但没有那么热血，反而多了份老式的颓然。

陆振舜是萧红的远亲，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就读，如果未曾遭遇这位“表哥”，萧红或许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机会来反对父亲为她安排好的未来。

陆振舜与萧红的表兄妹关系，可是八竿子才能打得着的。

陆振舜家住哈尔滨太平区，出身地主家庭，他的母亲是张廷举父辈所在的福昌号屯的张家二姑，但这位张家二姑与福昌号张家并非直系亲属。不过，拉扯起来，陆振舜与萧红也算是姑表兄妹的关系。

与萧红相识时，陆振舜早已有妻室，但这未能阻止陆振舜对萧红的爱意，而萧红，对这位表哥，也颇多好感——不是他多么值得爱，而是他代表着与汪恩甲全然不同的未来。

虽然，这样的未来，在后来也令人嗟叹。起码，在这个男人面前，内心描绘的种种在那时那刻鼓荡着萧红的内心。

不久，萧红与陆振舜就彼此有意。然而这段感情不能绕过汪恩甲，更不能绕过父亲。

萧红向父亲提出——去北平读高中并解除与汪家的婚约，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到底，她如同一粒筹码，如果牵扯到父亲的脸面，她的幸福与否，绝非是他的最终极的注目之处。

由此，萧红陷于痛苦，但她并没有止于痛苦。

1930年夏天，萧红即将初中毕业。她所在的班级，最开始有四十多人，到毕业时仅剩一半。她们的去向，都是结了婚，去做贤妻